四庫全書薈要

乾隆御览本

史部

十國春秋卷九十七

檢討吳任臣撰

閩八

列傳

王仁續　楊廷式　翁郜　黃岳

盧皓 林甲　李崇禮　蕭孔冲　康若

柳崇

王仁續福唐人少有志操太祖聞其賢命試大理評事

仁績聡事强藩固辭隠居龍山終其身

楊廷式字缺 泉州人唐末明經登第除太子舍人黄巢之亂避歸黄浦村中以清苦名節自立太祖鎮威武軍屢辟不至人皆稱之按此與吳國楊廷式同名而異人者也九國志合以為一疑非是

翁郜字季長長安人唐昭宗朝官至尚書左僕射河西節度使梁篡唐郜聡事二姓以父祖官閩知其地偏僻可避亂遂攜家來建陽居焉後徙義寧莒口

黃岳福州感德場人博通經典尤邃易象歷數之學唐末由鄉貢入太學黃巢寇閩避地者無所衣食岳好施予鮮倦容從之者如市太祖為威武節度使聞其名累辟為屬力辭不就無何太祖受王封必欲起岳岳度不能拒遂投淵而死岳妻林曰夫能為忠臣妾獨不能為忠臣婦乎亦投淵從之邦人為立祠祀于其地一云岳死時父母妻子二弟一白夫皆赴水死又來徵岳者崇舒趙田四人亦死

盧皓林甲者故二隱士也當太祖王閩時兩人避地而釣愛福唐小綀山山水誅茅隱焉後二姓繁盛遂為福州巨族

李崇禮唐莊宗弟也封薛王按五代史唐家人傳存禮書作崇禮或傳譌及從易名未可知封薛王不知所終今從閩值郭從謙之亂匿名避難樂延平鎮山水留居焉結廬坑口罄橐中金以賑貧乏病革出封誥示人人始知其出處

蕭孔冲建安人登同光時進士第不樂仕進入連江縣

之兄峯剪髮為頭陀志行堅苦能伏虎豹既歿邑人祀之

康若建州建寧人與妻楊氏隱居縣東教授鄉黨以行誼稱

柳崇字子高建陽人也以儒學著名終身御布衣稱處士天德帝據建州習聞其名名補沙縣丞力謝不往後諸子仕宋法當推恩崇戒之曰不可奏請以奪吾志未幾卒宋累贈工部侍郎子宣宜寘宏宷密察俱為顯官

論曰王仁續楊廷式柳崇力謝徵書確乎不拔潔身之道備矣黄岳兩辭辟名何至夫婦湛身哉忠與清兩兼之矣若翁郜以下諸人抱鴻冥之曠懷矢鳳隱之逸操其人固未易常情測也

劉乙　詹敦仁子琲

劉乙字子真泉州人通文時官鳳閣舍人晉使盧損來聘康宗遣乙勞之已而棄官隱鳳山與詹敦仁為友所為詩有掃石雲隨帚耕山鳥傍人之句敦仁常命子琲

訪乙贈以詩至今傳之詩云歸石耕山舊予真布衣草履自隨身石崖壁立題詩處知是當年醉閣人乙常乘醉與人爭妓既醒慚悔集書籍因酒致失者編以自警題曰百悔經自後不飲至于終身何喬遠閩書云予讀五代史晉天福二年閩王昶遣使朝貢高祖遣散騎常侍盧損入閩封昶為王王令繼恭主之遣中書舍人劉乙勞于館乙見損衣冠偉然騶僮甚盛他日遇諸塗布衣芒屩而已損使人誚之曰鳳閣舍人何偪下之甚也乙羞愧以手掩面而走心竊疑之夫乙故高士閩王遣之勞晉使蓋明欲藉以為重成禮偉盛遂事芒布正隱者之致羞愧掩走必損惡昶託疾歸言其主文致之詞而歐陽仍之耳抑損以上國之使入閩何得無騶從前呼必待其至前方見而反走邪

詹敦仁字君澤固始人避亂來隱仙遊植德山下上康宗書累數百言康宗名之飲且欲留之命決參軍事敦仁謝以詩（有周粟縱榮寧忍食葛盧頻顧謾勞思句）强以袍笏不受已復杜門不出清源節度使留從效再辟之乃求監小溪場既至請升場為縣未幾舉王直道自代隱居佛耳山自號清隱（敦仁清隱堂記曰去邑西踰百餘里有山曰佛耳峭絕高天遠跨三郡有田可耕有水可居予卜而築之榜堂曰清隱若夫烟收雨霽雲捲天高山聳髻以軒騰風杭水而澂動寒泉聒耳戛玉鳴琴非宮非商不調自協非絲非桐不撫自鳴春而耕一犁雨足秋而斂萬頃雲黄饑餐飽適遇酒狂歌或咏月以嘲風或眠雪

而潵右

敦仁素號博雅從效常問以南漢主劉龑取名義敦仁為詩答云伏羲初畫卦蒼氏乃製字點畫有偏傍陰陽貴協比古者不嫌名周人始稱諱始諱猶未酷後習轉多忌或援他代易或變文廻避濫觴久滋蔓傷心日益熾孫休命子名㒟國尊王意𩅦莔𩃎𩃏㒖壾䁀𡔷契異粱復踵已非時亦迹舊事歘杰自其一蜀闖是其二部哉佩脊名陋矣越端義大唐有天下武后擁神器私制造無取古音實相類𠀑𡕀囙囯星𠁈𢘑𡰻両埊𤯔

閩及塈嵐作吏難詳備唐祚值傾危劉龑懷僭僞吁嗟毒蛟華睥睨飛龍位龑儼雖同音形體殊乖致廢學愧未弘來問辱不棄奇字難雄博擕文伏韓智因誦鄙所聞敢布諸下吏從效得詩大加歎服居數年卒于琲有父風隱于鳳山號鳳山山人陳洪進薦之朝固辭不去

論曰閩季官匪其人任職者率寡廉鮮耻不足道劉乙拂衣鳳山詹敦仁高蹈佛耳洵遺世而獨立者也易云鴻漸于逵其羽可用為儀二君其當之矣

陳乘　陳郁　江為　陳致雍

陳乘仙遊人唐乾寧初擢進士第官秘書郎黄巢之亂退居里中與侍中延彬徐寅鄭良士輩以詩相唱和閩士多以風雅歸之

陳郁亦仙遊人少篤學博覧羣書手不釋卷事景宗為諫議大夫奉朝請每休沐在第鍵戶焚香誦經未常關預機務故得免于禍年八十一卒

江為其先宋州人避亂徙建陽遂為建州人遊廬山白

鹿洞師處士陳貺二十年尤工于詩有風人之體為常有吟隋堤柳詩錦纜龍舟萬里來醉鄉繁盛忽塵埃空餘兩岸千株柳雨葉風花作恨媒盛傳于時會福州
亂有故人任福州官屬者恐禍及將亡去江南間道謁
為為與草投江南表其人未出境為邊吏所禽得囊中
所譔表章于是收為與奔者俱械至刑所為臨刑辭色
不撓且曰嵇康之死也顧日影彈琴吾彈賦一篇足矣
乃索筆為詩而死聞者傷之詩集一卷傳世按馬令南唐書為有
題廬山白鹿寺詩云吟登蕭寺旃檀閣醉倚王家玳瑁
筵元宗南遷駐于寺見其詩稱善久之為由是傲肆自

謂俯拾青紫乃詣金陵求舉屢黜于有司怏怏不能自已欲東書亡吳越會詞謀者上變按得其狀伏罪按此則為被南唐所殺未審是非

陳致雍莆田人也博洽善文辭憲章典故尤所諳練仕景宗為太常卿入南唐以通禮及第除秘書監未幾致仕還家陳洪進辟掌書記譔晉安海物異名記及閩王列傳一作閩王事迹五禮儀鑑諸書好事者復編其議禮諸論為曲臺奏議二十卷雍海物異名記云荒餘之產郭璞未詳張華不載臨海記猶聖賦古

令注以及諸家集在此卷

李相　林安　陳寅

李相壽州人少跅跑好走馬屠博母李媪家素豐酤酒市中王緒未起兵時從媪貰酒數負責又醉毀媪酒舍相怒欲敺之媪躡相足曰天下方亂此壯士也遂與為刎頸交緒舉兵相隸緒部下已而從入閩前鋒將殺緒相匿其遺孤建齊於山中以其少子與建齊易名而呼

晉安逸志云時緒子建齊方四五歲相抱建齊枕緒尸而哭之仰謂王潮曰天乎天乎將軍誠自賈禍子固北面事之矣其已甚乎且其孤何罪也請活之潮曰諾相遂抱建齊而歸謂其妻曰潮忍人也今佯許之後必復

宗之奈何吾終不令王氏絶嗣矣居三日軍中果索建齊少子應曰諾遂被殺相卒與建齊從軍居閩縣而建乃以其子與建齊易名而呼云云

齊竟冒李姓數世

林安福清人事母至孝母死廬墓旁有石自裂而泉湧太祖異之以其廬為寺賜名曰湧泉安六世孫正華當宋時亦以孝聞故世號湧泉大小孝子

陳寅莆田人福建觀察使巖之從子也好善樂施有隱德年至九十餘未卒先一日歷言百年事皆驗土人廟

祀不絶

論曰李相匿遺孤雖程嬰何以加馬林安孝親而感應流泉謂非純孝不可也陳寅慷慨好施其亦無愧于義俠矣夫

石氏二女　練鴦　鄭氏　謝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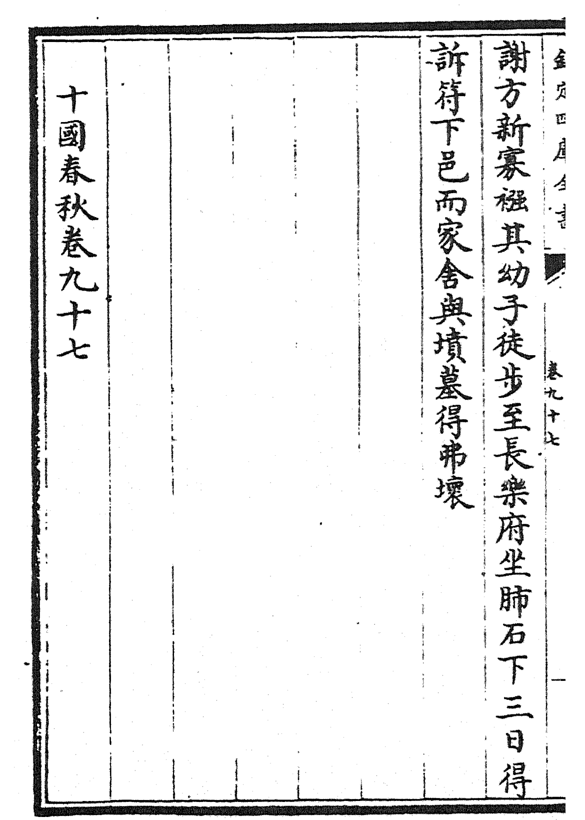
石氏二女福州永貞鎮人也長曰月華次曰雪英有國色渉獵書史太祖時處州青巾賊亂畧地至鎮二女遇賊不屈投水死水傍故有飛來石人因名曰石八娘巖

練寯章仔鈞妻也生而肉髮深沉端毅知識過人終日不苟言笑仔鈞以寯言釋二校語具仔鈞傳中當是時寯使諸子諭二校曰宜急去無受戮于市且以金跳脫遣其行二校望拜感泣仰天誓曰夫人之恩苟不報有如日遂奔南唐久之仔鈞死寯居建州城建州之破也二校實在行間一為行軍招討使（或云即邊鎬）一為先鋒橋道使（或云即王建封）私念練夫人再生恩遣使持金帛貽寯授以白旗曰吾且殲此城夫人宜植旗于門已戒士卒勿

犯矣寯郤金帛反其旗曰公今見報獨活我家耳豈足為義邪闔城之人不下十萬未必皆有罪也公若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不獨生也二校感其言遂止曰夫人之仁使兒為人竟不復屠城寯後累封渤海郡賢德越國夫人有子十五人章氏世系碑又云十八子孫六十八人宋相章得象亦其孫也皆躋顯貴長子仁坦仕南唐至檢校太傅武都郡開國伯三子仁燧仕南唐至檢校司徒建州刺史尤為早達時以為活人之報

余敬洪妻鄭氏建州人也敬洪為建州將南唐師下建州裨將王建封得鄭氏以其有色而自持不敢犯脅之刃亦不屈轉獻大將查文徽文徽欲納之鄭大駡曰王師弔伐當褒録節義以勵風化王司徒出行伍無怪也君侯為國上將亦若是邪速殺我文徽慚亟訪其家歸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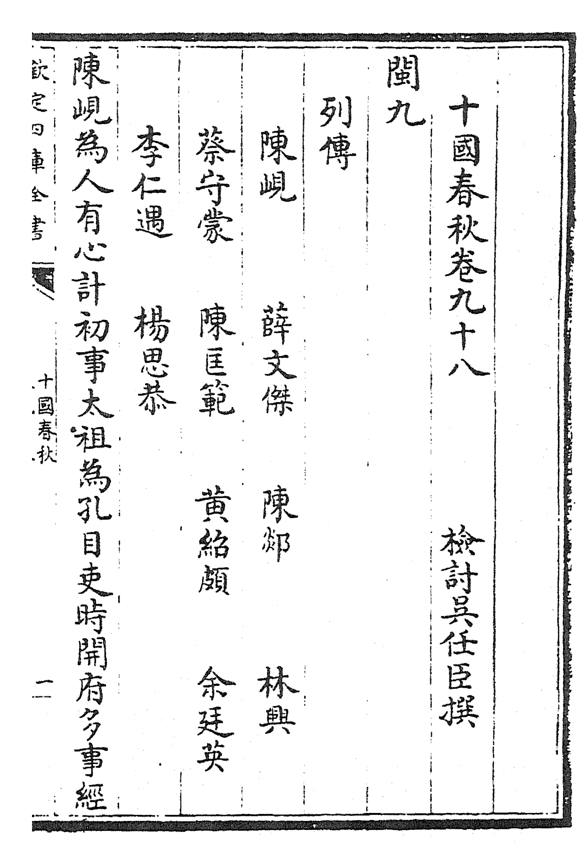
林廿五妻謝氏家居福州感德場龍啓元年升場為寧德縣有逞其私者謀建桓門將殺廿五居且平其冢時



謝方新寡繈其幼子徒步至長樂府坐肺石下三日得

許符下邑而家舍與墳墓得弗壞

十國春秋卷九十七



十國春秋卷九十八

檢討吳任臣撰

閩九

列傳

陳峴　薛文傑　陳郯　林興

蔡守蒙　陳匡範　黄紹頗　余廷英

李仁遇　楊思恭

陳峴為人有心計初事太祖為孔目吏時開府多事經

費不給覘獻計請以富人補利市官恣所徵取薄酬其直富人苦之覘由是得寵遷支計官居數年有二吏執官牒詣覘里問陳支計家所在人問其故對曰覘獻計置利市官坐此破家者衆水西大王使來追耳明日覘暴卒太祖常立廟祀兄司空號水西大王廟故云

薛文傑事惠宗為中軍使性巧佞善應對惠宗奢侈文傑以聚斂求媚俄改國計使多伺民間陰事致富人罪而籍其資以佐用被榜箠者胸背分受仍以銅器貯火

熨其足國人怨之又薦妖巫盛韜曰陛下左右多姦臣不質諸鬼神將為亂惠宗使韜視鬼宮中文傑惡內樞密使吳勗勗病在告文傑紿勗曰上以公居近密而屢以疾告將罷公勗曰奈何文傑因教勗曰即上遣人問公疾當言頭痛而已無它苦也明日諷惠宗使巫視勗疾巫言入北廟見勗為崇順王所訊曰汝何敢謀反以金鎚擊其首惠宗以語文傑文傑曰未可信也宜問其疾如何勗果以頭痛對即收下獄遣文傑及獄吏雜治

之鼎自誣伏見殺鼎常主軍政得士卒心士卒聞鼎死皆怒會吴人攻建州惠宗遣弟延宗救之兵行在道不肯進曰得文傑乃進惠宗惜之不與太后及福王泣曰文傑盜弄國權枉害無辜上下怨怒久矣今淮南兵深入士卒不進社稷一日傾覆留文傑何益遂以檻車送文傑軍中文傑善數術自占過三日可無患送者聞之疾馳二日而至軍士踴躍磔文傑于市市人爭以凡石投之臠食立盡明日赦使至已不及矣初文傑以古制

檻車疎闊乃更其制令上下通中以鐵芒内嚮動輒觸
之既成首被其毒並誅盛韜
陳郯泉州莆田人家貧頗力學通五經惠宗從子仁達
辟掌書記惠宗以事誅仁達並收郯屬吏尋籍没仁達
家惟得郯歌詩一卷釋不誅擢為宣徽使充内學士郯
素便佞善迎人主意通文中遷檢校太傅時術者言宮
中當有災康宗徙南宮避火已而宮中火康宗疑控鶴
都將連重遇之兵所縱因以語郯郯反洩于重遇重遇

遂夜率衛士爇南宮康宗走死郊漏言之罪居多

林興不知何地人通文初以巫見幸與陳守元相表裏事無大小輒以寳皇語命之而後行三年夏虹見宮中興傳神言此宗室將為亂之兆康宗即遣興率壯士殺太祖子延武延望及其子五人景宗立興伏誅于泉州

蔡守蒙侯官人也通文中歷官侍判三司康宗一日謂守蒙曰聞有司除官皆受賕信邪守蒙對曰浮言不足信康宗曰朕知之久矣今以委卿擇賢而授不肖及罔

冒者勿拒第令納賂籍而獻之守蒙素康以為不可康宗大怒守蒙懼而從之連重遇作亂執守蒙數以賣官之罪見殺

陳匡範南安人永隆時官國計使景宗淫侈無度貲用不支匡範請日進羨餘萬金景宗以為能加禮部侍郎匡範增算商賈數倍務以聚斂得上心人不堪其苦景宗常宴近臣舉酒屬匡範曰明珠美玉求之可得如匡範人中寶不易得也無何商賈之算不能供日進數稍

貸諸務錢足之恐事覺憂懼而卒賜祭葬甚厚會諸省務以匡範貸帖聞景宗大怒斵棺斷其尸弃水中以黄紹頵代其職

黄紹頵連江人為人刻深多計數既代陳匡範為國計使請令欲仕者自非蔭補皆聽輸錢授官以資望高下及州縣户口多寡為差自百緡至千緡量增減其直焉天德帝為富沙王時以兵圍汀州紹頵將步兵八千為林守亮聲援已而為羽林統軍使朱文進簒位紹頵附

文進得為泉州刺史未幾留從效反正遣壯士執紹頗
斬之函首送建州
余廷英侯官人也仕景宗累官同平章事已而出為泉
州刺史貪穢非常詐稱受詔采擇掠良家子事覺遣御
史按之廷英懼詣景宗自歸獻買宴錢萬緡明日召見
景宗曰宴已買矣皇后貢物安在廷英復獻錢李后乃
遣歸泉州自是皆別貢後宮以為例未幾復為相
李仁遇父敏官同平章事而仁遇故景宗甥也年少美

姿容以色得幸于景宗官鹽鐵使右僕射已又兼中書侍郎翰林學士同平章事左右多鄙之

楊思恭建州建陽人初為富沙王節度巡官已而王稱殷帝思恭為兵部尚書尋遷僕射錄軍國事是時殷雖建國實一州也土狹民貧軍旅不息思恭以善聚斂得幸由是累增田畝山澤之稅至于魚鹽蔬果無不倍征國人號曰楊剝皮及唐兵攻建州急思恭將兵督統軍使陳望戰望曰江淮兵精將勇國之安危繫此一舉必

計出萬全而後可動思恭怒曰唐兵深侵陛下目不交睫委之將軍今唐兵不出數千將軍擁衆萬餘不乘其未定而擊之有如唐兵懼而自退將軍何面目見陛下乎望不得已引兵涉水與唐戰望死思恭僅以身免無何歸唐唐中主斬思恭以謝建人先是唐兵入寇建人苦思恭重歛爭伐木開道以迎閩之亡實思恭為罪首云

論曰峴文傑郯與皆小人之尤者也守蒙素有廉名而

中道改節何哉匡範紿頗廷英先後以利要君永隆不競職此之由仁遇因羨色得相較董賢為醜焉至思恭掊克剝民用乂讐歛區區小國遂至不祀欲保其首領得乎

王延禀　李儆

王延禀本姓周名彥琛太祖養以為子賜今姓名眇一目人亦謂之獨眼龍累官左金吾衛將軍檢校刑部尚書貞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尋授刺史會嗣王延翰命

延稟采擇後宮延稟復書不遜遂有隙未幾將兵弑嗣王推惠宗而立之巳而還建州（五國故事作還泉州誤）惠宗餞于郊臨訣輒大言無使老兄復來惠宗深憾之尋拜奉國軍節度使知建州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通鑑作兼中書令）檢校太尉侍中天成四年稱疾退居里第請以建州授其子繼雄居二年聞惠宗疾乃以次子繼昇知建州留後帥兵寇福州攻西門使繼雄轉海攻東門惠宗遣從子仁達將水兵拒之仁達伏甲舟中偽立白幟請降繼雄喜

屏左右登舟伏發斬繼雄懸其首于西門延稟見繼雄首大慟仁達縱兵大擊西門兵皆潰去已而執延稟斬于市（五國故事又云延鈞憾延稟之言後因詐疾以死計于延稟延稟徑來遂以兵迎于南臺江斃之舟中取其首至而責之曰果煩老兄再至矣因梟之無諸市）復其姓名繼昇及延稟季子繼倫聞敗皆奔錢塘初延稟自光山起兵至建州入一山寺囪掠有僧誦法華經不時起延稟怒殺之後常于目中見僧形細視之則惠宗也由是頗疑惠宗即僧後身至是竟驗其冤後二年立廟建州（立廟之故未詳）封靈昭

王天德元年加封武平威肅王宋人余良弼撰英烈王廟記所載延稟事與正史畧異附記于此記曰惟王姓王諱延稟忠勇剛正之節五代史世家章矣圖經又加詳焉爰自朱梁正明四年知建州軍州事尋授刺史逮唐天成初王延鈞嗣閩王位拜奉國軍節度使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檢校太尉侍中長興二年提兵往福唐未班師而薨後二年立廟于建城封靈昭王實延鈞龍啓二年當末帝清泰元年也晉天福末王延政據建州改元天德加封武平威肅王閩後閩地併入南唐保大三年封弘烈王皇朝乾興之元以避宣祖廟諱改英烈王圖碑所載率與史氏及二碑相表裏其所表見端不虛也

李倣不知其何人累官皇城使永和時歸守明李可殷私通宮掖國人皆惡之而可殷常譖倣于惠宗倣內怨

之而不言又惠宗次子繼韜時與康宗不相能交相圖也冬十月惠宗饗軍大酺殿坐中昏然言見延禀來傚以為病已甚乃令壯士先殺可殷于家翼日晨朝惠宗故無恙問傚殺可殷何罪傚懼而出與康宗率皇城衛士入遂弑惠宗併殺繼韜及陳后守明通文初以傚判六軍諸衛事傚既立康宗而心常自疑多養死士以為備康宗患之因大饗軍伏甲擒傚殺之梟其首于市傚部曲千人叛燒啓聖門奪傚首奔錢塘

朱文進 連重遇

朱文進永泰人連重遇光山人初惠宗以太祖元從爲拱宸控鶴二都命文進爲拱宸都將重遇爲控鶴都將號親兵及康宗立更募勇士爲宸衛都以自衛其賜予視二都爲獨厚文進重遇遂以此激怒其軍時北宮火求賊不獲康宗命重遇將內外營兵掃除餘燼日役萬人士卒多苦之又疑重遇軍士縱火稍語內學士陳郯已而語洩重遇懼帥二都兵縱火焚南宮康宗挾愛姬

子弟黄門衛士斬關出宿于野次重遇迎景宗為君而
康宗遂不免重遇既負罪日夜懼國人見討益與文進
相親密結為婚姻居無何景宗頗内疑常以語誚重遇
等重遇等流涕自辨會李后與尚賢妃爭寵欲圖景宗
而立其子陽使人以語訹重遇等景宗遂被弑事具本
紀中重遇乃召百官集朝堂告之曰太祖昭武皇帝親
冐矢石先啓閩國今子孫淫虐荒墜厥緒天厭王氏當
求有德以安此土衆莫敢言重遇乃掖文進升殿被衮

晃率羣臣北面再拜稱臣文進自稱閩主悉誅王氏宗族延喜以下五十餘人以重遇總六軍禮部尚書判三司下令出宮人罷營造盡反永隆之政以鮑思潤同平章事黄紹頗守泉州程文緯守漳州許文稹守汀州已而文進遣使如唐唐囚其使將伐之文進復自稱威武留後稱藩于晉晉以文進為威武軍節度使知閩國事未幾加同平章事封閩國王時晉開運元年也會林仁翰殺重遇挈其首示衆衆又殺文進傳二首送建州而

福州畧平居數月復有李仁達之亂

李仁達

李仁達光州人仕惠宗為元從都指揮使十五年不遷職景宗之世叛奔建州為軍將朱文進簒立復叛奔福州陳取建州之策文進惡其反覆黜居福清欝欝不得志及天德帝得福州遣從子繼昌守之仁達不自安潛結陳繼珣説鎮遏使黄仁諷曰唐兵攻建州富沙王不能自保其能有此土邪昔王潮兄弟光山布衣耳取福

建如反掌況吾輩乘此機會自圖富貴何患不如彼乎乃擒繼昌殺之欲自立懼衆不附謬以神光寺僧卓巖明示衆曰此非常人率諸將吏北面而臣之已而又殺巖明乃自立送欵於唐唐中主以仁達為威武軍節度使更其名曰弘義唐破建州遣人名弘義入朝弘義不從復改名弘達奉表于晉加弘達同平章事無何唐兵入據外城弘達緩急無所恃復更名達稱臣于吳越已而與浙兵大敗唐師福州城下太祖時有謡云風吹揚葉鼓山下不得錢來兵

不羅至是錢塘兵至而江南圍

解獲其將楊匡業乃其應也

吳越忠懿王慰藉良厚

達自詣錢塘謁謝承制加達兼侍中更其名曰孺贇未

幾孺贇内悔懷金筍二十枝賄吳越臣胡進思求歸及

歸而與吳越戍將鮑修讓不相協復謀殺修讓以降唐

修讓勒兵誅孺贇遂族其家先是王氏甃城日陶甎者

悉以錢文印之隨命剗去而錢文愈明至是福州為錢

氏所有人以為先兆云弟通知福州留後亦見殺

論曰李仁達陰陽反覆所至稱臣屢變名字卒殃其身

漢呂布晉劉牢之視仁達為近之矣

卓巖明

卓巖明九國志舊五代史吳越備史唐餘傳五國故事俱作儼明今從啓運圖及閩錄莆田人也本名偃巳而落髮神光寺為僧一云雪峯寺改名體明福州之亂李仁達未敢遽自立以體明素為衆推重乃詐言體明在神光寺常寐中有赤蛇出入其鼻異人也又言其目重瞳子手垂過膝眞天子相遂與陳繼珣黃仁諷等共立為帝因更名曰巖明隨解衲衣被以衮冕將

吏伏地拜之時天德三年三月巳亥也巖明稱天福十年遣使稱藩于晉天德帝聞之遣統軍使張漢真將兵致討巖明無它方畧但作法殿上噀水散豆以召鬼兵為辭復迎其父于莆田尊為太上皇五月丁巳仁達大閱戰士請巖明臨視陰令軍士突前登陛刺殺巖明遂據有巖明之座

十國春秋卷九十九

檢討吳任臣撰

閩十

列傳

僧智廣　僧文炬　僧義存　上藍和尚

僧偁　僧慧球　僧道熙　僧義收

夢筆和尚　僧神晏　僧知琀　僧玄訥

僧文超　僧文展　僧師解　僧道閑

僧慧稜　僧義英　僧從展　僧藻光

僧從允　僧玄應　建州僧　僧行雲

僧智廣陳姓行日月中常有十二影隨身浴潭水水輙暖一日浴不暖聞山中有鞭撲聲若責其不煗者智廣自是不復浴于潭矣太祖入閩問十世可知邪智廣曰騎馬來騎馬去識者謂太祖與司空以光啓丙午有閩至天德帝歸唐之明年丙午而繼勲繼成始離閩土也又曰功下田刀交連井底坐二十年後留從效據有泉

州皆如其言光啓二年卒年八十世謂其龍樹化身乾寧中謚正覺禪師

僧文炬字千董一字涅槃福州黄氏子唐末人生時火裹開蓮既長為縣獄卒時時弃役往禪院聽講吏不能禁後出言成讖歷歷如劵太祖入閩時文炬避迹莆田邑中常云吾去世六十年後當有無邊身菩薩来治此國聽吾偈曰小月走爍爍千落及萬落處處鳳離穴家家種葵藿又語邑人曰吾所居地不動干戈光化_缺年

卒五燈會元云乾寧中示滅後人解其語云小月走者趙也爍爍火德王也鳳離穴藩鎮散也種葵藿人耕耘也無邊身廣大也宋藝祖登極以建隆庚申距其示滅于光化戊午葢六十有二年也五季時莆田不及兵留從效陳洪進先後歸順故言不動干戈云先是文炬詣西院法堂輪竹杖而入會有五百許僧染時疾文炬以杖次第點之各隨點而起太祖甚加禮重創崇福院于泉州以居之號慧日禪師

僧義存泉州南安人姓曾氏家世奉釋典義存在襁褓聞閭鐘梵聲輙爲動容年十二從父遊莆田玉㵎寺見慶玄律師遽拜曰我師也遂留焉十七薙髮謁禪僧弘照弘照撫而器之已往幽州寶刹寺受具足戒咸通中回閩登象骨山創院乾符間僖宗賜號真覺大師太祖入閩問義存象骨山何奇答曰山頂暑月猶有積雪太祖曰可名雪峯雪峯遂由是名一云雪峯乃咸通時名太祖常延義存與僧備問達摩所傳秘密心印義存云須是見性

太祖云何為見性義存云見自本性太祖曰有形狀否義存云見自本性無物可見太祖又問備此一真心本無生滅令此一身從何而有義存曰從父母妄緣而生便即傳命有輪迴也是時義存等與太祖對答內尚書三人隔帳後録之太祖又常封柑橘各一枚馳使問一般顏色為何名字不同義存仍舊函進上其玄機皆此類人莫之測也住閩四十餘年門下常千五百人稱之曰雪峯和尚黄滔雪峯碑銘云其庭幾者若千人其一號師備擁徒于玄沙其二號可休擁徒于

越州洞巖其三號智孚擁徒于信州鵝湖其四號慧稜擁徒于泉州招慶五號神晏府之鼓山也後太祖館于府之東西甲第開平二年三月得疾太祖命醫往視答曰吾非疾也竟不服藥夏五月二日卒年八十七太祖命養子刑部尚書延稟陳祭為設齋焉同時有僧亞存居崇安亦有名當時與諫議大夫翁承贊友善義存常預造南提塔自序曰夫從緣得者始終成壞非從緣得者歷劫常堅堅則在壞則損又雪峯山有古杉相傳太祖與義存手植皆數十圍義存植者直而參天太祖植者樛而逮地又談薈云義存没後在函中每月其徒出之髮爪皆長輒為落薙以為常經百餘年不廢後因兵火亂始封而交之此皆當時遺事附記之

上藍和尚失其名少居洪州上藍院精究術數豫章人
咸名曰上藍上藍常于唐末著讖云石榴花發石榴開
葢暗伏晉漢之姓也再言石榴者明享祚不過二世也
時鍾傳為洪州節度使雅重之太祖與司空假道洪州
傳陰有相圖意上藍迎傳謂曰老僧觀王潮與福建有
緣若必殺潮公之福去矣傳由是厚加貲送及太祖封
閩王吳王揚行密常欲吞據東南太祖遣人賫金帛遺
上藍號曰送供且問國休咎上藍以十字報曰不怕羊

入屋只怕錢入腹太祖嘆曰羊者楊也腹者福也得非福州之患不在行客而在錢氏乎後數十年福州果為兩浙所有上藍疾篤時鍾傳叩以後事上藍作偈云但看來年二三月柳條堪作打鍾槌擲筆而逝明年淮南兵陷洪州人始悟打鍾之義

僧備閩謝氏子也幼好垂釣汎小艇于南臺江狎諸漁者咸通初年方三十忽弃舟落髮一云備姓姚氏父以漁為業隨水死因弃髮與義存為禪友義存嘉其苦行輒呼曰頭陀常携囊

出嶺外一日傷足流血豁然而悟遂止不出嶺依雪峯
咨決義存問曰何不徧參去備曰達磨不來西土二祖
不往西天義存深然之嘆曰備頭陀再來人也備初住
普應院後遷福州玄沙太祖及監軍韋某時時過從待
以師禮學徒凡八百餘人時西天國有聲明三藏至太
祖請備辨驗備以鐵火箸擊銅爐問是何聲三藏曰銅
鐵聲備曰大王莫受外國人謾也三藏無對開平二年
卒太祖為之樹塔號宗一禪師

僧慧球泉州莆田人慧球為僧備首座常問備曰如何是第一月備曰用汝个月為何慧球遂大悟開平二年備疾頻危太祖遣王子問疾仍請密示繼踵說法者備曰球子得太祖默記之至開堂日官寮與僧侶大會法筵太祖忽問衆曰誰是球上座衆指之太祖遂請升座以續玄沙之席

僧道熙缺人初與漳州保福禪師獻書王從子延彬延彬時加太尉刺史泉州問漳南和尚近日還為人也

無道熙曰若道為人即屈著和尚若道不為人又屈著太尉延彬良久又問驢来馬来道熙曰驢馬不同途其機辨如此

僧義收少薙髮為僧有道行居閩之萬歲寺貞明三年閩自春不雨至于五月義收以膏爇指不雨積薪通衢約七日自焚及期舉炬而天雨莫不神之晉安逸志又云義收以膏然指而呪之時方烈日俄頃有黑雲從鉢中起大雨立注十刻黑雲復歸鉢内烈日如初後遊洪州將歸人共遮留乃截左臂付之曰去後不雨出禱必應

已而果然晋安逸志又云洪州旱詰寺来請義收截左臂與之曰出此以禱必應及臂入境雷雨大作臂隨飛去是日義收在寺閉閣入定比出閣両臂宛然

夢筆和尚太祖時居建州夢筆山因名太祖常名見問還將得筆来否曰不是稽山繡管懃非月裏兎毫又問如何是法曰此非夢筆家風

僧神晏汴州人姓李氏幼不茹葷樂聞鐘梵年十二時有白氣數道騰于所居屋神晏題詩壁間氣隨滅越數年遘疾甚亟夢神人與藥一丸頃愈明年又夢梵僧告

曰出家時至矣遂依白鹿山規禪師披削太祖習其名創鼓山禪院以居之傾貲給施時詢法要神晏常與太祖聽佛像太祖問是甚佛神晏曰請大王鑒太祖曰鑒即不是佛云云加號興聖國師先是唐會昌時除佛法僧有村民于鼓山靈源洞旁鑿井三丈餘得古塼刻僧晏興法四字以獻于州至神晏居此大興法教而塼文始驗山又有喝水岩相傳水穿石壁神晏厭其嘈聒喝轉之水逆東流而西涸遂涸其靈異不勝述云

僧知瑫泗州人俗姓王氏少落髮事觀音甚謹預知休咎巳居泉州開元寺王從子延彬刺史泉州問寺近何祥曰寺西地湧者數十尺一二年矣莫省謂何未朞月太祖來造七級木塔于此延彬嘉嘆初知瑫感痞疾塑觀音禱于堂日誦其名萬一夕夢人噉以丸藥旣覺得遺丸牀蓐間痞疾頓失

僧玄訥高麗人太祖從子延彬建福清寺于南安以居之延彬問如何是家乘玄訥叱之一僧問如何是物物

上辨明玄衲展示一足其說法多此類也

僧文超福建人愽通内外學聲聞朝野太祖從子延彬時為泉州刺史以文超雅善詩搆院于開元寺殿東曰清吟延之居焉門弟子多賢者無晦文章尤知名

僧文展秉戒高潔太祖從子延彬招之不就積薪自焚屬弟子以骨投筍江既焚舍利自飛江上

僧師解出家福州之壽山太祖問壽山年多少對曰與虛空齊年又問虛空年多少對曰與壽山齊年

僧道閑長溪陳氏子也太祖延居福州羅山號法寶禪師臨終時上堂曰歸去也歸去也莞爾而寂時又有僧寶聞著續寶林傳四卷僧神禄住福州蓮華山僧慧覺居福州報慈院皆深曉宗旨為太祖父子所優禮僧慧稜杭州鹽官人姓孫氏禀性淳澹年十三祝髮蘇州通玄寺唐末往來雪峰玄沙間凡二十九載天祐三年太祖從子延彬守泉州請住招慶院開堂日延彬衣朝服聽說法未幾太祖又請居長慶院號超覺大師嗣

王時夫人崔氏自稱練師時與往復論難長興三年卒

惠宗為建塔

僧義英泉州人陳姓勵精釋典浹洽空妙太祖造金銀二藏經間義英善筆札致之繕寫厚貲之義英不得辭乃買田歸粥院為千人結夏其疏詞畧曰天邊之無兒無烏斯緣方泯世上之有僧有佛此會長新緇流多傳誦之

僧從展福州人也姓陳氏年十五禮雪峯義存為師已

而遊吳楚間復歸侍雪峯貞明四年漳州刺史王缺
創保福院迎居之開堂日刺史以下禮跽三請躬自扶
掖一日太祖遣使送朱記至院從展上堂提印曰去即
印住住即印破其玄語甚多不具録後傳太祖奏加命
服忽示微疾而逝
僧藻光翁承贊季子也母孟夢比丘荷錫求宿人指謂
曰是辟支佛也已而生藻光少出家神悟絶倫常恭義
存于瑞巖院院前有溪溪側有伏虎巖相傳藻光驅虎于此遇冬輙扣氷

而浴時人稱曰扣氷和尚義存大奇之謂曰子異日必為王者師天成三年惠宗召見留十月以疾辭是歲十二月二日沐浴升堂告衆而逝焚骨得舍利五色諡曰妙應法威慈濟禪師先是扣氷住瑞巖及赴惠宗之請別大衆于松門曰二百年後再歸掃堂宋宣和六年翁中丞彦國請祖鑒大師住院至東嶺猛省曰此吾重來地扣氷體魄梧遺有故袈裟長丈餘祖鑒拔之適稱人遡松門別語恰年二百後以臘月二日生逝亦扣氷證聖之日云

僧從允泉州人清慎寡欲夜誦晝習長興三年省詢禪師來閩從允叅謁一言而契省詢竒之嗣後心境洞如

諠靜一致通文二年五月取筆寫伽陀像而歿火浴後得舍利數百粒

僧玄應字清豁永泰人也姓張氏龍啓初受戒于國師神晏聞油鐙聲作偈有悟已而參禪師道遵與相證明道遵深許之南唐保大末住泉州開元上方院未幾留從效延主漳州保福院宋建隆三年辭衆曰聚如浮沫散如雲君原是我我非君遂行涉三嶺歸至貴湖居焉刺史陳洪進奏賜紫方袍號性空禪師

建州僧不知其名常如狂人言動多有徵驗邵武邑前臨溪有大盤石去水猶百步一日忽以墨畫其半趺坐其上持竿為釣魚狀明日山水大發適至其墨畫而退

天德元年盡斫去臨路樹枝之向南者人問之曰免碍旗旛又曰要歸一邊後南唐兵入皆行其下又城外僧寺大署其壁某地若干人及軍至城下分據僧寺以為柵所安置人數一無所差已而僧竟為南唐兵所殺先是永隆時國内多難民不聊生或問僧世何時安答曰

須待儂去既死而閩平如其言又有僧善揣骨永春主簿蔡儼問之僧曰短簿儼笑曰吾試及格寧復為縣佐邪後數日果卒

行雲福州僧也得異術言未來事奇中陳洪進甚尊禮之一日指泉州謂洪進曰君當主此山河又曰世報莫不前定苟懷疑殺人鮮得令終後洪進幽張漢思别室卒得善終行雲一言力也行雲常謂人曰陳氏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輩前歌後舞入泉州城未幾洪進入宋獻地改鎮徐州子文顯通州團練使文

顥夫顥及文項並受諸州刺史宋師入城作笳鼓為樂悉如其言

陳守元 靖姑 譚紫霄 吳翁 虞皋

林願女

陳守元閩縣人已而為道士以左道見信于惠宗惠宗作寶皇宫居之守元謬為大言稱寶皇命王少避其位後當為六十年天子惠宗欣然遜位令長子王府事道名玄錫既而復位遣守元問寶皇六十年後將安歸守

元復謬傳寶皇語曰六十年後當為大羅仙主惠宗乃即皇帝位受册于寶皇賜守元號洞真先生康宗繼立尊守元為天師愈信重之凡更易將相刑罰選舉多與之議守元受賕請託靡所不至益勸康宗作三清殿于禁中以黃金數千斤鑄寶皇及無始天尊老君像晝夜作樂焚香禱祀政無大小皆傳寶皇命決之一國若狂連重遇之亂守元易服將逃為亂兵殺死宮中

靖姑守元女弟也常餉守元于山中遇餒嫗發簞飯飯

之遂授以秘籙符篆與鬼物交通驅使五丁鞭笞百魅永福有白虵為孽數害郡縣或隐迹宫禁幻為人形惠宗名靖姑驅之靖姑率弟子作丹書符夜圍宫斬虵爲三虵化三女子潰圍出飛入古田井中靖姑圍井三匝乃就禽惠宗詔曰虵魅行妖術逆天理隐淪後宫誑欺百姓靖姑親率神兵服其餘孽以安元元功莫大焉其封靖姑為順懿夫人食古田三百戸以一子為舍人靖姑辭讓食邑不受乃賜宫女三十六人為弟子後數歳

逃居海上不知所終

譚紫霄泉州人也與陳守元相善守元斸地得木札數十貯銅盎中皆漢張道陵符篆朱墨如新藏弃而不能用以授紫霄紫霄盡皆通之遂自言得道陵天心正法劾鬼魅治疾病多效康宗奉為師封正一先生月給山水香焚之閩亾寓廬山棲隱洞學者百餘人有道術兼星宿事黑煞神君禹步斟罡祈禳災福頗知人壽夭南唐武昌節度使何敬洙寵婢置井中死人無知者敬洙

遘疾名紫霄中夜被髮伏劍考治見女厲自訴為祟之由詰旦屏人以語敬洙乃書丹符遣之疾良已廬山僧闢路有大石堅不可鑱紫霄往視曰斯固易爾索杯水噀之命工施鑱應手如粉南唐後主聞其名召至建康賜號金門羽客階以金紫比蜀之杜光庭皆讓不受金陵既下紫霄年百餘歲卒于廬山棲隱洞人謂之尸解歸葬日有祥雲白鶴繞之

吳翁建州人以卜隱于五夫里先是有張陳二將者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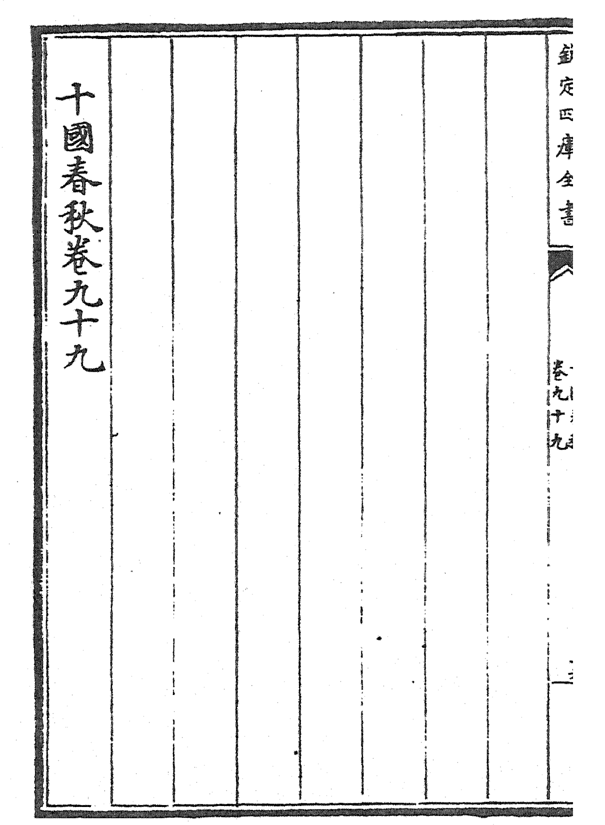
事奔南唐天德時從唐師攻建州屯軍于其地名翁占之翁曰吉未幾天德帝降二將班師道復經五夫里名翁與語因名其山曰居賢山謂翁曰吾欲弃人間事與公為林泉交可乎翁乃為二將卜居于山旁學長生久視之道後皆百餘歲而卒今其地猶稱曰將軍巖

虞皐福州永貞人以鬻黄精為業惠宗時永貞朱益公者雅好客皐以貧甚歸之又病瘕是時益公坐中客盡鮮衣袪服無不人人厭皐皐愈益豪居常坦腹卧溪上

吹蘆笛自樂龍啓初陳守元以道士貴幸客有惡皐于守元者守元怒使監奴笞數百蓋公自是不敢復留皐皐既困故人木當敏即背皐去莫顧皐皐仰天大笑因去入仙茅山當敏意皐貧無行陽為祖道徼隨之至羅喜洞洞門忽開其中玉堂金闕横亘不知其極宫屬甚盛建皐旂羽葢郤行前迎當敏大駭叩首流血皐目笑之頃之宴客殿上更為當敏賜僕妾之食坐之堂下居旬日當敏歸過葢公門巳丘墟矣凡歷數百餘年榕陰新檢

云當敏歸時臯及賔客皆送之至洞門客以尺八擊玉磬臯和而歌曰朝爲雄兮暮爲雌天地終盡兮人生幾時歌畢忽然俱去當敏踐荆棘來歸葢洪武之十二年也

林願女閩人也願事缺官統軍兵馬使女始生而地色變紫屢著靈異幼通祕法長能乗席渡海雲遊島嶼人呼爲神女又曰龍女一云願泛海舟溺女方織忽據几而寐者終日母問之曰父溺舟見救父也願歸叩其事果不妄云



十國春秋卷九十九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王鍾健

謄錄貢生臣蘇曰柄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十國春秋卷一百至一百四

詳校官員外郎臣楊世綸



十國春秋卷一百

檢討吳任臣撰

荆南一

歐陽脩五代史作南平張唐英補九國志作北楚今從十國紀年及宋史

武信王世家

武信王姓高名季興字貽孫陝州峽石人也本名季昌避後唐獻祖諱更今名季昌自言東魏司徒昂之後少好武有膽氣與孔循董璋俱為汴州富人李讓家僮朱全忠鎮宣武時讓以入貲得幸養為子易其姓名曰朱

友讓（通鑑作友恭又云友恭本李彥威薛史高季興傳以友恭為汴之賈人李七郎友恭傳云彥威以丱角事太祖十國紀年又以為青州賈人今從歐史南平世家）季興以友讓故得進見全忠奇其才命友讓以子畜之因冒姓朱氏補制勝軍使遷毅勇指揮使（通鑑作親從指揮使）唐昭宗天復二年汴兵攻鳳翔李茂貞堅壁不出梁王全忠議欲收軍還河中季興獨進曰天下豪傑窺此舉者一歲矣今岐人已憊破在旦夕而大王之所慮者閉壁以老我師此可以誘致之也梁王壯其言命季昌募勇敢士得騎士馬景季昌

授以計引見梁王景曰此行無還理願錄其後嗣梁王惻然止之景固請乃行景以數騎馳叩城門告曰汴兵將東前鋒去矣岐人以為然開門出追汴軍汴軍隨景後以進殺其九千餘人景死之岐後與汴和昭宗出贈景官謚曰忠壯季昌由是知名明年拜宋州團練使從破青州徙潁州防禦使復姓高氏當唐之末襄州趙匡凝襲破雷彥恭於荊南表其弟匡明為留後汴兵攻襄州匡凝奔于吳匡明奔于蜀而彥恭自朗州復來寇荊

南時留後賀瓌閉門自守梁王謂瓌殊怯除季昌荊南節度觀察留後以代之葢天祐三年十月也王偁東都事畧云季興唐末荊南司馬張瓌逐其節度使陳儒自稱留後瓌敗而季興守荊南今從通鑑梁開平元年夏四月太祖即皇帝位五月拜季昌荊南節度使三楚新錄云拜江陵尹兼管節度觀察處置等使荊南舊統八州僖昭以來數為諸道蠶食季昌至惟江陵一城而已兵火之後井邑凋零季昌招輯撫綏民皆復業是月季昌進瑞橘數十顆于梁六月武貞節度使雷彥恭會楚兵來攻江陵季昌引

兵屯公安絶其糧道彦恭敗楚兵亦走秋九月彦恭又攻涔陽公安擊却之丙申梁詔季昌討彦恭冬十月遣牙将倪可福會楚将秦彦暉攻朗州二年夏四月淮南将李厚入寇季昌敗之于馬頭秋九月遣兵屯漢口絶楚朝貢路孝感縣志作九月乙未屯孝昌楚命許德勳擊我于沙頭季昌懼而請和是歲梁加季昌同中書門下平章事三年秋八月梁叛将李洪侵江陵倪可福擊敗之梁復詔馬步都指揮使陳暉會我兵討洪四年夏六月楚将入寇

季昌擊破于油口斬首五千級逐北至白田而還明年梁改元乾化二年季昌潜有據荆南之志乃治城塹設樓櫓奏築江陵外城增廣缺丈復建雄楚樓按江陵志樓在北城下唐杜甫有西北樓成雄楚都之句高氏因以名内城樓或作楚雄樓非望江樓為扞敵執畚鍤者十數萬人將校賔友皆負土相助郭外五十里冢墓多發掘取甎以甃城畢工之後數聞鬼泣及見燐火焉是時稽課土功于郢城北土人因名其山曰稽功山會梁太祖殂季昌見梁日衰弱既得倪可福等為

將帥梁震司空薰王保義等爲賓客遂謀阻兵自固以兵攻歸峽爲蜀將王宗壽所敗又發兵聲言助梁擊晉因侵襄州復爲節度使孔勍所敗自是與勍交惡乃絶貢賦累年是歲吳陳璋寇江陵遣可福將兵拒之三年春正月璋班師還我兵會楚師邀之璋駢舟二百艘爲一列夜過江口追之不及秋八月乙亥梁主鍠封季昌爲渤海王一作勃海賜以衮冕劍珮于是造戰艦五百艘修餙器械爲攻守之具招聚亡命交通吳蜀二國中朝寖

不能制

乾化四年春正月王以夔萬忠涪四州舊隸荊南興兵攻蜀夔州刺史王成先逆戰王縱火船焚蜀浮橋蜀招討副使張武舉鐵絙拒之船不得進我兵焚溺死者甚衆會飛石中王戰艦之尾王遁還我兵大敗俘斬五千級續蜀藝文志云永平四年荊南高季昌侵巫山道嘉王宗壽敗之瞿唐疑即此事

貞明元年冬十一月乙丑梁改元是歲梁主更名瑱

貞明二年缺月嶺南王定保來聘

貞明三年夏四月王與梁山南東道節度使孔勍修好復通貢獻是時王築堤自安遠鎮北祿麻山南至沱步淵延亘一百三十里以障襄漢之水居民賴焉名曰高氏堤江陵志餘云高氏常修築金隄厥後江勢改徙隄遷于外而看花臺一帶數十里猶存故蹟土人呼為高王古隄焉

貞明四年

貞明五年夏五月楚人入寇王求救于吳吳命鎮南節度使劉信帥洪吉撫信步兵自瀏陽趣潭州武昌節度

使李簡帥水軍攻復州信至潭州東境楚兵引去簡入
復州執其知州鮑唐是歲改建内城東門樓曰江漢樓
又築仲宣樓于荆州城之東南隅
貞明六年
龍德元年夏五月丙戌朔梁改元六月乙卯朔日有食
之冬十二月遣都指揮使倪可福督修江陵外郭王廵
城責功程之慢杖之是歲以僧齊己為僧正給其月俸
禮待于龍興寺禪院

龍德二年

龍德三年夏四月己巳晉王即皇帝位國號大唐改元同光冬十月戊寅梁亡唐下詔慰諭司空薰等皆勸王入覲新主梁震切諫以為不可恐懐王之患復見今日王曰吾已決矣多言奚為留二子守江陵以騎士三百人自衛朝于洛陽改名季興十一月己未唐加王守中書令是時王至京師唐王待之良厚而左右伶官求貨無厭王心頗不平唐主欲留王樞密使郭崇韜諫曰唐

新滅梁得天下方以大信示人今四方諸侯相繼入貢不過遣子弟將吏季興獨以身述職為諸侯率宜加恩禮以諷動來者而反縻之示天下不廣且絕四方內向之意不可唐主乃厚禮而遣之唐主常問王曰吾已滅梁今天下負固不服者惟吳蜀耳朕將有事于蜀而蜀地險阻尤難江南財隅荊南一水朕欲先之何如王曰蜀地富民饒獲之可建大利江南國貧地狹民少得之徒無益宜伐蜀便臣請以本道兵先進唐主大悅以手

拊其背王因命工繡其手迹于衣以為榮耀王既行即倍道兼進至許州謂左右曰此行有二失來朝一失縱我去一失行已浹旬唐主殊内悔遽以急詔命襄州節度使劉訓伺便圖之王過襄州就館而心動顧從者曰梁先輩之言中矣與其住而生不若去而死遂棄輜重與部曲數百人南走至鳳林關日已旰斬關而出薛氏五代史云過襄州節度使孔勍留宴中夜斬關而去今從五代史補王疾驅而詔書夜至訓度其去遠不可追乃止十二月丁酉王至自洛京握梁

震手悔謝曰不用君言幾不免虎口因言是行也入朝
放還彼此均失且主上百戰以取河南對功臣誇手鈔
春秋又曰我于手指上得天下其自矜伐如此而荒于
遊畋政事多廢吾可無慮矣由是繕城積粟招納梁舊
兵為戰守之備是歲改修天皇寺
同光二年春三月丙午唐加王兼尚書令五代史補作中書令進
封南平王王謂梁震曰此恐吾與蜀連衡也是時王過
愚亭命圖威武王及愚翁象于亭上亦曰高氏亭愚翁

者高駢從弟驤也名勝志云高崇文之孫驤號愚翁隱于唐年縣

同光三年秋九月唐以王為西川一作峽路東南面行營招討使伐蜀仍詔取夔忠萬歸峽五州為巡屬一作夔忠萬三州今從南平世家王常欲取三峽畏蜀峽路招討使張武威名不敢進至是乘唐兵勢使其子行軍司馬從誨權軍府事冬十月統水軍上峽取施州蜀將張武以鐵鏁斷江路王命勇士駕舟斫之會風起舟絓于鏁為武所敗王遁還夔忠萬等州隨詣魏王繼岌降十一月唐師滅蜀王

方食聞蜀亡遽失匕箸曰是老夫之過也倒持太阿授人以柄柰何梁震曰不足憂也唐主得蜀益驕安知不為我福

同光四年春二月王表請夔忠等州（一作夔忠萬三州見十國紀年）及雲安監隸本道唐主許焉詔未下時門下侍郎豆盧革同門下中書平章事韋說實内主之也夏四月梁震薦前陵州判官孫光憲于王王命光憲掌書記時王欲攻楚大治戰艦光憲以為荊南士民始有生意未可與楚

交惡王然其言而止是月唐主遇弑丙午李嗣源即皇帝位甲寅改元天成六月甲寅王表求夔忠萬歸峽五州于唐為屬郡畧言去冬先朝詔命攻峽内屬郡尋有施州官吏知臣上峽率先歸投夔忠等州（一作夔忠萬三州）旦夕期於收復乃被郭崇韜專將文字約臣回歸方欲陳論便值更變唐大臣多謂王請自取諸州而兵出無功不當以諸州與我唐主重違王意不得已許之

天成二年春二月王既轄夔忠等州復請唐勿除刺史

自以子弟為之唐主不允時夔州刺史潘炕罷官王遣兵突入州城殺戍兵而據之唐除奉聖指揮使西方鄴為刺史王拒而不納復遣兵襲唐之涪州不克初魏王繼岌遣押牙韓珙（珙一作琪）部送蜀珍寶金帛四十萬浮江而下王殺珙等十餘人于峽口盡掠其貲重至是唐加詰問對曰珙輩舟行下峽逾越險阻凡數千里欲知覆溺之故自宜按問水神唐主大怒壬寅制削王官爵以山南東道節度使劉訓為南面招討使知荆南行府事

忠武節度使夏魯奇為副招討使將步騎四萬侵江陵

又命東川節度使董璋充東面招討使新夔州刺史西方鄴副之將蜀兵下峽仍會湖南軍三面進攻璋竟未常出兵三月訓兵至江陵楚遣都指揮使許德勲將水軍屯岳州王堅壁不戰乞師于吳吳人率水軍來援會江陵卑濕復值久雨將士多疾疫訓亦寢疾夏四月唐主命樞密使孔循來審攻戰之宜五月循至于江陵攻之百端不克遣人入城說王王語不遜丙戌唐遣使賜

湖南行營夏衣萬襲丁卯又遣使賜楚王殷鞍馬玉帶
督饋糧于行營竟不能得庚午唐詔劉訓引兵還是月
楚貢使史光憲自唐歸唐主賜楚王殷駿馬十美女二
過于江陵王執光憲而奪之請舉鎮附于吳吳臣徐溫
曰為國者當務實效而去虛名高氏事唐久且洛陽去
荆南近唐人襲之易我以舟師泝流救之甚難夫臣人
勿能救寧無媿于心乎乃受貢物而辭我稱臣六月西
方鄴敗我軍于峽中復取夔忠萬三州唐詔西川兵防

夔州孟知祥遣左廂邊指揮使毛重威戍之秋七月唐升夔州為寧江軍以鄴為節度使歐史西方鄴傳云已而又取歸州數敗季興之兵然他書無取歸州之事今不從癸酉唐追與我夔忠等州罪賜宰相豆盧革韋說死五代史豆盧革傳云初韋說常以罪竄之南海過赦還寓江陵與高季興相知及為相常以書幣相問遣唐兵代蜀季興請以兵入三峽莊宗許之使季興自取夔忠萬歸峽等州為屬郡及破蜀季興無功而唐用它將取五州明宗初即位季興數請五州以為先帝所許朝廷不得已而與之及華說再貶因以其事歸罪二人天成二年夏詔陵合州刺史監賜自盡八月己卯朔日食冬十月壬午月犯五諸侯癸未地震是歲築內城以自

固名曰子城江陵志餘云子城高氏內城也倪福可所築建樓于內城東門

上曰江漢樓置荆門軍于當陽縣

乾貞二年春三月楚遣六軍使袁詮副使王環監軍馬希瞻將水軍入寇王與楚師戰于劉郎洑先是希瞻匿戰艦于水港至是出戰艦横擊勢不可遏我師敗績俘斬以千計楚人進逼江陵王歸史光憲以求成是役也楚王責王環不遂取荆南環曰江陵在中朝吳蜀間四戰之地也宜存之以為扞蔽楚王是之是月孟知祥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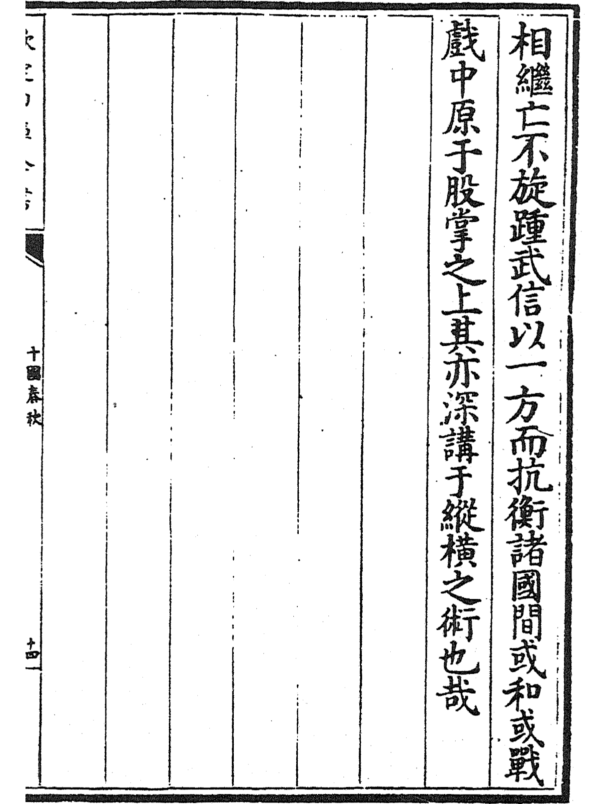
召戍夔之兵還唐主不許其將毛重威帥其衆鼓譟遁歸夏四月吳將苗璘王彦章會我兵攻岳州為楚所鹵六月辛巳王以荆歸峽三州復稱藩于吳（奉吳正朔）王子從誨切諫不聽吳封王為秦王唐命楚出師問罪楚王遣許德勳大入以其子希範為監軍師次于沙頭王從子雲猛指揮使從嗣死之王再求成德勳引兵還九月辛巳金火合于軫敗楚兵于白田執楚岳州刺史李廷規歸于吳己亥唐以武寧節度使房知溫兼荆南行營招

討使知荆南行府事分使發諸道兵會襄陽以入寇冬十二月壬寅朔熒惑犯房金木相犯干斗乙卯月有食之王寢疾命子從誨權知軍府事丙辰王薨（唐明宗實録天成三年十一月壬午房知溫奏高季興卒按陶穀季興神道碑勃海行年記皆云十二月十五日卒今從之）年七十一諡曰武信葬于江陵城西之龍山鄉（江陵志餘云城西有高王廟祀武信王一稱土主廟又太白湖口有高陵廟）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

初王常從梁太祖出征引軍旦發至逆旅未曉有嫗秉燭而迎執禮甚謹王疑之嫗曰適夢金甲神排戶呼曰

有王者來宜速起將軍得非其人邪王大悅而去卒符其言王雖武人頗折節好賔客遊士緇流至者無不傾懷結納詩僧貫休齊已皆在所延攬而貫休以忤成汭故遞放黔中後復來遊江陵王優禮之館于龍興寺㑹有謁宿者言時政不治貫休乃作酷吏辭刺之辭云霰雨灂灂風吼吼如厮有叟有叟暮投我宿吁歎自語云太苛酷如何如何掠脂斡肉吳姬唱一曲等閒破紅束韓娥唱一曲錦叚鮮照屋寧知一曲兩曲歌曽使千人萬

人哭不惟哭亦白其頭鐵其族所以祥風不來和風不
復蝗兮螯兮東西南北王聞之雖被疎遠而亦不甚罪
焉
論曰武信失策未有如入覲洛京與勸唐伐蜀缺二事
者夫以莊宗之猜忍要何愛乎荆南乃頓釋狐疑幸免
虎口危矣至荆蜀成脣齒之形不待智者知之審也而
從吏與師鼓行前進括糠及米事有固然假門高之難
不作江陵尚有寧宇邪雖然蕞爾荆州地當四戰成趙



相繼亡不旋踵武信以一方而抗衡諸國間或和或戰
戲中原于股掌之上其亦深講于縱橫之術也哉

十國春秋卷一百

十國春秋卷一百一

檢討吳任臣撰

荆南二

文獻王世家

文獻王名從誨字遵聖武信王有九子而從誨其長子也為人明敏多權計開平中入梁為供奉官累遷鞍轡庫使賜告歸省武信王武信王留為馬步軍都指揮使行軍司馬未幾加忠義節度使同平章事武信王旣薨

從誨遂襲位吳睿帝以從誨為荆南節度使兼侍中吳太和元年夏四月丙午楚將王環敗我軍于石首從誨以父自絶于唐懼復見討謂僚佐曰唐近而吳遠舍近臣遠非計也乃遣使聘于楚楚王殷為請命于唐又復遣唐山南東節度使安元信書求保奏復修職貢而從誨亦遣神牙劉知謙奉表内附自稱前荆南行軍司馬歸州刺史進贖罪銀三千兩明宗納之是年秋七月甲申拜從誨荆南節度使兼侍中追封先王為楚王謚武

信己丑罷荆南招討使從誨仍奉唐正朔　長興元年春三月從誨奉表詣吳告以墳墓在中國恐為唐人所討吳人援之不及謝絶之吳遣兵問罪不克而返二年春正月唐加從誨檢校太尉兼中書令江陵尹三年春二月唐賜爵渤海王冬十月貢銀茶于唐以求戰馬唐明宗以荆南内地何煩設備賜馬二十匹郤王獻

天成四年冬十一月唐主薨殂于雍和殿十二月癸卯朔宋王從厚嗣皇帝位

應順元年春正月戊寅唐大赦改元壬辰改封王為南平王夏唐潞王從珂自立為帝改元清泰唐使臣李鏻馬承翰至自楚鏻求賀于王王贈以馬紅裝拂二棵猠皮一

清泰二年春正月左右稱楚王豪靡王曰馬王可謂大丈夫矣孫光憲言馬氏奢僭將亡又何足慕王深然之是歲梁震固請退居王為築室土洲震披鶴氅自稱荆臺隱士王盡以政事屬光憲

清泰三年夏四月王遣使奉牋勸吳臣徐知誥即帝位冬十一月契丹立石敬瑭為天子國號晉己亥改元天福是歲迎彌勒瑞像于萬壽寺江陵志餘云彌勒瑞像現于高氏清泰間隨吳商業旺船至荊登岸乃知為像高氏迎之從香烟所指置城西北隅萬壽寺右手缺中指屢鑄不成後漁人得之高沙湖以補缺處如生成

天福二年春正月乙卯日有食之冬十月吳徐知誥稱帝國號曰齊庚子遣使來告即位十一月王表請于齊置邸金陵許之十二月乙卯朔日有白虹二

天福三年春正月甲子王遣龎守規如齊賀即位三月壬子日有白虹二夏五月壬子月犯上将是時作僧伽妙應塔

天福四年春二月齊主復姓李氏改國號唐更名昪是月王使王崇嗣如唐賀南郊

天福五年春三月晉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從進謀叛王陰與之通冬十一月丁丑月有食之是歲晉翰林學士陶穀為王生辰國信使來聘于我王宴穀望沙樓案仲宣樓

在城東南隅相傳即高氏望沙樓也蘇軾詩云朱檻城東角高王此望沙即此大陳戰艦于樓下謂穀曰吳蜀不賔久矣願修武備習水戰以待師期穀還具道王語晉主大喜復遣使賜甲馬百匹

天福六年夏四月晉安從進反求援于我王遺從進書陽為拒絶從進怒詆王以他事王用行軍司馬王保義言具奏其事于晉且請助兵討之冬十一月遣使貢晉金器一百兩御衣叚羅綾絹一百五十疋白龍腦香二斤九鍊純鋼金花手劍二口謝恩賜御馬又別進賀冬

至銀五百兩十二月丁亥晉以高行周知襄州行府事詔我兵會楚兵討襄州王遣都指揮使李端將舟師數千至南津為應且以兵糧助晉

天福七年夏六月晉主殂于保昌殿齊王重貴立秋八月晉高行周陷襄州安從進舉族自焚王求郢州為屬郡晉不許是時王遣使如蜀請翰林待詔李文才圖義興門石筍并其故事

天福八年夏四月戊申朔日有食之是時王鑿江陵城

西南隅為池江陵志餘云清風池在城東北隅方數百步清深鏡潔渟而不流高氏之所鑿也立亭于上曰渚宮先是城東南舊有渚宮楚項襄王之離宮也王特倣其名而稱之又置亭于渚宮側曰迎春

開運元年秋七月辛未朔晉大赦改元晉學士王仁裕来聘王出十伎彈琴以樂之韻府羣玉載從誨有句云紅粧齊抱紫檀槽一抹朱弦四十條

開運二年秋八月甲子朔日有食之是歲建杞梓堂又建木犀亭

開運三年春二月壬戌朔日有食之冬十二月契丹執晉主重貴以歸

開運四年春正月王遣使入貢于契丹契丹以馬來賜亦遣使間道詣太原劉知遠勸進且言王得天下願乞郢州為屬知遠陽諾之二月辛未北平王知遠即皇帝位自言未忍改晉國又惡開運之名更稱天福十二年夏六月改國號曰漢仍以天福年號遣使來告諭王上表賀登極進金花銀器一千兩異紋綺錦法錦三百疋

筒卷白羅二百疋白花羅一百疋絨毛暖座兩枚九鍊純鋼手刀一口仍求郢州漢主不許及加恩使至王遂拒而不受秋九月王聞杜重威叛發水軍襲漢襄州爲山南東道節度使安審琦所敗又攻郢州州刺史尹實大破我師（一作尹賞）王乃絕漢附於唐蜀

乾祐元年春正月乙卯漢大赦改元己未漢主更名暠丁丑殂于萬歲殿二月辛巳周王承佑嗣皇帝位夏六月王既與漢絕北方商旅不至境内貧乏乃遣使謝罪

乞脩職貢進漢金器二百兩銀器千兩細錦五十疋繡
錦六銖五十段羅二百疋龍腦香二斤漢下詔慰撫之
是歲漢遣國子祭酒田敏使于楚假道于我王問敏中
國虚實以為契丹之後兵食皆殫意欲以誚敏敏為言
杜重威悉以晉戈甲降契丹契丹置之鎮州未嘗以北
而晉兵皆漢有也王不悦敏以甲本五經遺王王謝曰
子之所識不過孝經十八章爾敏曰至德要道於此足
矣因誦諸侯章曰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

不溢王以為譏已即以大臣罰敏荆南地狹兵弱介于吳楚為小國自吳稱帝而南漢閩楚皆奉中原正朔歲時貢奉多假道荆南于是武信王及王常邀留其使者掠取其物而諸道移書責誚或發兵加討即復還之而無慚色其後南漢與閩亦稱帝惟王所嚮稱臣利其賜予故諸國賤之皆目為高賴子又曰高無賴俚語謂奪攘茍得無媿耻者為賴子也王性雅好馬常不惜千金求良駿竟沒世不遇以此為恨冬十一月寢疾命子保

融判內外兵馬事癸卯王薨年五十八明年十二月漢主勅曰故荆南節度使南平王高從誨宜太常定謚故事臣下請謚故吏陳行狀上考功覆奏下乃議謚今降勅新例也謚議上謚曰文獻贈尚書令葬龍山鄉翰林學士陶穀撰神道碑（按江陵志三王神道碑及渤海高公保勗神道碑皆穀所撰）

貞懿王世家

貞懿王保融（馬令南唐書作保庸）字德長文獻王第三子也莫知其得立之因唐長興初以蔭補太子舍人賜緋晉天福

中制授檢校司空判內外諸軍俄遷荆南節度副使開運末領峽州刺史累加至檢校太傅及文獻王薨保融權知軍府事是為漢乾祐改元之十一月也十二月丁丑漢制授起復檢校太尉同平章事江陵尹荆南節度荆歸峽觀察使是年葬先王于江陵之龍山漢主遣翰林茶酒使郭允明來賜衣幣允明車服導從如節度使令人荷御酒數十罌宴集輙厲聲索御酒乃陰使人步測其城池高下若為攻取之計者以動我國人皆恐保融重賂允明以遣二

年冬十月丙戌漢以三叛平加保融檢校太師兼侍中三年冬蜀施州刺史田行皋來奔保融曰彼貳於蜀安肯盡忠于我執而歸之周廣順元年春正月太祖即皇帝位保融表賀登極貢白金一千兩法錦二十疋周加保融兼中書令封渤海郡王（宋史作勃海）正衙命使禮部尚書王易副使刑部郎中景範發册仍賜禮服冠劍

廣順二年春二月庚寅太白經天是歲周主命内臣李廷玉賜王馬且問所好何馬王曰良馬千萬無若一駿

倘使坐下坦穩免勞控制惟扇庶幾也既免蹄齧不假銜枚兩軍列陣萬騎如一苟未經扇亂氣狡憤介冑在身與馬爭力韾控不暇安能左旋右抽捨轡揮兵乎一云此文獻王論馬之言

廣順三年夏六月遣使貢周白龍腦香及法錦五十疋鹿胎衿段六錙襜面等各一百事

顯德元年春正月丙子朔周大赦改元進封王為南平王壬辰周主威殂于滋德殿丙申晉王榮嗣位是時王

修江陵大堰改名曰北海周加王守中書令

顯德二年

顯德三年春正月周主下詔征淮南王遣指揮使魏璘率兵三千出夏口以為應又遣客將劉扶奉牋于唐勸其内附二月丁亥貢周御衣金帶九鍊純鋼手刀弓箭諸物

顯德四年春二月周主南征三月丁未周師克唐壽州

冬十二月丁丑周師取唐泰州

顯德五年春正月丁亥周師取唐海州壬辰又陷唐靜海軍丁未又克唐楚州王遣魏璘帥戰艦百艘東下會周伐唐至于鄂州二月甲寅周師拔唐雄州夏五月唐主李景稱臣于周周主得王所與唐國牋大喜賜絹萬疋六月王遣使勸蜀主稱藩中朝蜀主報以前歲濮州刺史胡立歸致書于周不荅冬十月王再遣蜀主書勸稱臣中朝庚子王聞周師伐蜀請以水軍趣三峽周主下詔褒之荆南自後唐以來數歲一貢京師而中間兩

絶及顯德時無歲不修職貢王又謂器械金帛皆土地常産不足以効誠節乃遣其弟保紳入朝周主益嘉之初武信王之鎮梁也以兵五千為牙兵衣食皆給于梁洎天成長興間歲給以鹽萬三千石後不復給至是周平淮南乃命泰州給之

顯德六年夏六月癸巳周主榮殂梁王宗訓立加王守太保是歲王奏授長子繼冲為荆南節度副使

建隆元年春正月宗受周禪王益懼一歲三入貢于宋

宋帝恩禮有加加王守太傅秋八月王以疾薨年四十一亦葬龍山鄉至今有高氏三王墓云訃聞宋帝廢朝三日遣儀鸞使李繼超賜賻物兵部尚書李濤兵部郎中率汀持節册贈太尉太常因革禮云故推誠奉議同德翊戴功臣判南節度歸峡等州觀察處置等使特進檢校太師守太傅兼中書令江陵尹上柱國南平王食邑四千五百戶食實封一千三百戶高保融奉敕可贈太尉謚貞懿一作正懿王迂闊淹緩無材能一時政事悉委弟保勗

侍中保勗世家

保勗清異錄作保勉字省躬文獻王第十子貞懿王同母弟也晉天福初起家領漢州刺史貞懿王嗣政令判内外諸軍事周廣順元年加檢校太傅充荆南節度副使顯德初從貞懿王之請加檢校太尉充行軍司馬領寧江軍節度使貞懿王即世保勗權知軍府事奉章以聞宋太祖即拜保勗荆南節度使建隆二年遣弟保寅入貢初貞懿王於絶南城北決江水瀦之凡七里餘謂之北海事見前篇以閡行者太祖因保寅自汴歸諭旨令決去使道

路無阻保勗少多病體貌臞瘠頗有治事才至是淫泆無度日召倡伎集府署擇士卒壯健者令恣調謔乃與姬妾垂簾共觀以為娛樂又好營造臺榭窮極土木之工有估客自嶺外來得龍眼一枝約四十圍共千枚獻于保勗保勗命作琅玕檻子置之名曰海珠翫其玩物多此類也國政不理軍民咸怨從事孫光憲切諫不聽未幾寢疾顧梁延嗣曰諸兄弟中孰可畀後事延嗣曰先王子繼沖長矣保勗領之即以繼沖判内外兵馬建

隆三年十一月保勗卒年三十九宋帝聞訃廢朝二日贈侍中遣御廚使李光睿賻祭初保勗在保抱文獻王獨鍾愛之或盛怒見必釋然而笑荊人目為萬事休及保勗之立藩政離弱卒裁數月遂失國亦預兆也

侍中繼冲世家

繼冲字成和（宋史及東都事畧云字贊平今從歐陽史）貞懿王長子也周顯德六年以蔭授檢校司空領荊南節度副使宋建隆三年保勗疾革命繼冲權知軍府保勗既歿宋除繼冲檢

校太保江陵尹荆南節度使先是太祖遣盧懷忠來使謂之曰江陵人情去就山川向背我欲盡知之懷忠還言繼冲甲兵雖整而控弦不過三萬年穀雖登而民困于暴斂南逼長沙東距建康西迫巴蜀北奉朝廷其勢日不暇給取之易也會湖南張文表叛周保權求救于宋宋太祖謂宰相范質曰江陵四分五裂之國今出師湖南假道荆渚因而平之萬全策也乾德元年春正月乃命慕容延釗帥師平湖南樞密副使李處耘為都監

且詔江陵發水軍三千人赴潭州繼冲即遣親校李景威將以往二月處耘至襄州遣其將丁德裕來諭假道之意三楚新錄云李處耘以路由江陵慮繼冲不測遣使諭之曰比者王師救應東道之主誠在足下然利在急速故不淹留但假一鄉道使於城外經過幸矣景威力言城外之約不可信孫光憲叱之言于繼冲曰宋帝規模宏遠不若早以疆土歸之不惟免禍而亦不失富貴繼冲乃遣從父保寅奉牛酒犒師于荆門且覘强弱處耘待之有加繼冲以為無虞也是夕延釗名保寅宴帳中處耘密遣輕騎

數千前進繼冲聞宋師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于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而前鋒遽入州城

宋史李處耘傳云處耘至襄州先遣閤門使丁德裕假道荆南請具薪水給軍荆人辭以民庶恐懼願供芻餼於百里外處耘又遣德裕諭之乃聽命遂令軍中曰入江陵城有不由路及擅入民舍者斬師次荆南高繼冲遣其叔保寅及軍校梁延嗣奉牛酒犒師且來覘也處耘待之有加諭令翌日先還延嗣大喜令報繼冲以無虞荆門距江陵百餘里是夕召保寅等飲宴慕容延釗之帳處耘密遣輕騎數千倍道前進繼冲但俟保寅延嗣之還遽聞大軍奄至即惶怖出迎遇處耘於江陵北十五里處耘揖繼冲令待延釗遂率親兵先入登北門比繼冲還則兵已分據城中荆人束手聽命

繼冲亟歸即調發江陵卒萬餘人并其師晨夜趨朗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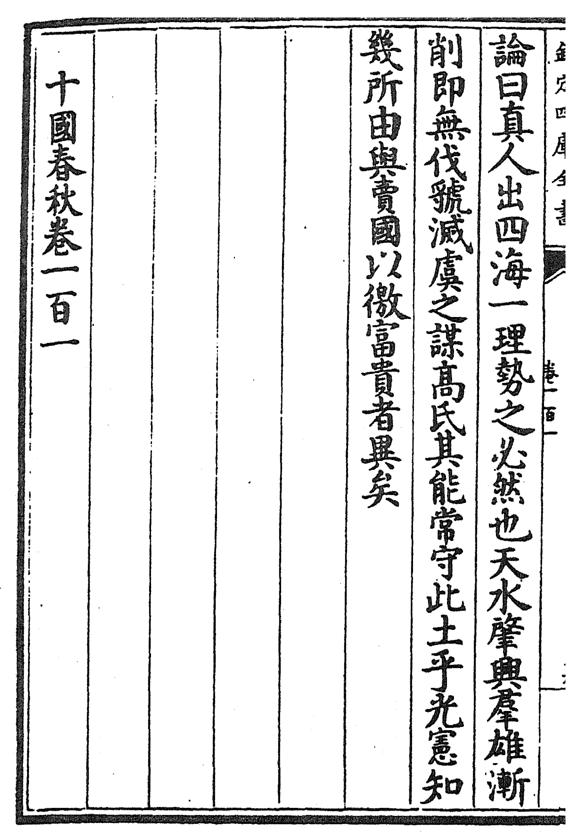
見旌旗甲馬布列衢巷乃以肩輿冪井上紿内人入輿多墮井死江陵志餘云高氏井在子城内高王後苑之井也宋兵入城繼冲以轎覆井紿内人多墮死後人哀之植栢建祠于上遂詣延釗納牌印盡籍其境内州府三江陵府歸峽二州縣一十七一作十六戶一十四萬三千三百遣客將王昭濟蕭仁楷奉表于宋宋太祖令御廚使部岳持詔安撫賜以衣服玉帶器幣鞍馬署樞密承旨王仁贍為荆南都巡檢使而授繼冲荆南節度使如故又授繼冲馬步都指揮使梁延嗣為復州防禦使節度判官孫

光憲為黄州刺史右都押衙孫仲文為武勝軍節度副
使知進奏鄭景玫為右驍衛將軍王昭濟左領軍衛將
軍蕭仁楷供奉官繼冲籍管内芻糧錢帛之數及獻錢
五萬貫絹五千匹布五萬匹于宋三月宋詔鞍轡庫使
翟光裔齎官告旌節賜繼冲并存問參佐官吏等又除
授貞懿王兄弟諸父官有差復命王崇範為節度判官
高若拙觀察判官梁守彬江陵少尹韋仲宣掌書記胡
允脩節度推官州縣官悉仍舊別賜管内符印夏五月

保紳等入朝各賜京城第一區六月宗命王仁贍兼知軍府事會是歳太祖有事于南郊繼冲上書願陪祠九月具文告三廟率其將吏家族五百餘人朝于京師十月至闕下獻金銀器錦帛寶裝弓劍繡旗幟象牙玉鞍勒及郊祀銀萬兩太祖賜賚甚厚郊禋畢授繼冲徐州大都督府長史武寧軍節度使徐宿觀察使繼冲鎮彭門幾十年委政僚佐部内亦治開寶六年卒年三十一

東都事畧云訃聞太祖廢朝二日贈侍中遣中使護喪年三十六

葬事官給自梁開平元年武信王據有荆州旋得歸峽
傳襲四世五帥至宋乾德改元國除凡五十七年初乾
祐中貞懿王命工鑿池江陵志餘作文獻王未審是非得石匣長尺餘
扃鐍甚固亟屏左右啟之乃金篆六字曰此去遇龍即
歇一云焚香啟匣得石有文云云王甚秘其事至是高氏立國果盡于
建隆之末又荆南尚使甆器皆高其足公私競製用之
謂之高足椀及宋軍臨城舉族東遷是亦高足讖之應
也



論曰真人出四海一理勢之必然也天水肇興羣雄漸削即無伐虢滅虞之謀高氏其能常守此土乎光憲知幾所由與賣國以徼富貴者異矣

十國春秋卷一百一